

日本書紀

十九



本
外
卒

史	數冊	日記	號書
一五	一		

滋賀
縣中
學校

報聞
人出報、入

210,35
146
Vol 10

日本書紀卷第十九

三十一
欽明天皇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

天國排開廣庭天皇
手白香皇后天皇愛之常置左右天皇幼時夢

有入云天皇寵愛秦大津父者及壯大必有天
下寤驚遣使普求得自山背國紀伊郡深草里
姓字果如所夢於是所喜遍身歡未曾夢乃告
之曰汝有何事答云無也但臣向伊勢商價來

還山逢二狼相鬪汙血乃下馬洗漱口手祈請
曰汝是貴神而樂鹿行儻逢獵士見禽尤速乃
抑止相鬪拭洗血毛遂遣放之俱令全命天皇
曰必此報也乃令近侍優寵日新大致饒富及
至踐祚大藏省四年冬十月武小廣國押盾
天皇崩皇子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令群臣曰余
幼年淺識未關政事山由皇后明闕百揆請就
而史山由皇后布謝曰妾蒙恩寵山海誰同萬
御惠

機之難婦女安頑今皇子者敬老慈少禮下賢
者日中不食以待士加以幼而顙脫早擅嘉聲
性是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早令臨登位光
臨天下冬十二月庚辰朔甲申天國排開廣庭
皇子即夫皇位時年若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
佛金村大連物部尾輿太連爲大連及蘓我稍
目宿祢大臣爲大臣並如故
元年春正月庚戌朔甲子有司請立皇后詔曰

立正妃武小廣國押盾天皇女石姬爲皇后是

生二男一女長曰箭田珠勝大兄皇子仲曰譯

語田渟中倉太珠敷草少曰笠縫皇女更名後來

女二月百濟人已知部投化置倭國漆上郡山

村今山村已知部之先也三月蝦夷隼人並率

衆歸附秋七月丙子朔己丑遷都倭國磯城郡

磯城鳴仍號爲磯城鳴金刺宮八月高麗百濟

新羅任那並遣使獻立脩貢職召集秦人漢人

等諸藩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人戶數
總七千五十三戶以大藏掾爲寮伴造九月乙
亥朔己卯幸難波祝律宮大伴大連金村許勢
臣稻持物部大連尾輿等從焉天皇問諸臣曰
幾許軍卒伐得新羅物部大連尾輿等奏曰少
許軍卒不可易征曩者男大迹天皇六年百濟
遣使表請任那上哆喇下哆喇婆陀牟婁四縣
大伴大連金村輒依表請許賜所求由是新羅

怨曠積年不可輕爾而伐於是太伴金村居住
吉宅稱疾不朝天皇遣青海夫勾子慰問懃懃
太連怖謝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
臣滅任那故恐怖不朝耳乃以鞍馬贈使厚相
資敬青海夫人依實顯奏詔曰父竭忠誠莫恤
衆口遂不爲罪優寵彌深是年也太歲庚申
二年春三月納五妃元妃皇后弟曰稚綾姫皇
女是生石上皇子次有皇后弟曰日影皇女此曰

皇后弟明是擣隈高田天皇女而列后妃之名
不見母妃姓與皇女名字不知出何書後勘者
之是生倉皇子次蘿我大臣稻目宿祢女曰堅
鹽媛堅鹽此云岐施志生七男六女其一曰大兄皇子是
爲橘豐日尊其二曰磐隈皇女更名夢火初侍祀
於伊勢大神後坐御城解其三曰臘鳥
皇子其四曰豐御食炊屋姬尊其五曰枕子皇
子其六曰太宍皇女其七曰石上部皇子其八
曰山背皇子其九曰大伴皇女其十曰櫻井皇

守其十一曰肩野カタノ皇子其十二曰橘本タチバニ稚皇子

十一曰肩里皇女其十

二日 橘本稚

其十三曰舍人皇女次堅鹽媛同母弟曰小姪

君生四男一女其一曰葵城皇子其二曰菖城

文部
皇子其三曰渥部穴穗部皇女其四曰渥部穴

穗部皇子ト更名天香子皇子下其五曰泊瀬部書云更名生迹皇子曰候成皇子其二曰星那次

一書云其上曰步城皇子其二曰洛邑皇子其三曰渥部穴穗部皇子更名
住迹皇子其四曰葛城皇子其五曰泊瀨部皇

予一書云其一曰亥城皇子其二曰住迹皇子其三曰惺部穴穂部皇女其四曰渥部穴穂部

皇子更名天香子其五日詣瀨部皇子帝王本

紀多有古字撰集之人屢經易變人胥謹以

意猶改傳寫既多遂致外雜前後失次兒宋參
其真正作往難識

者，眼依一撰而注，詳其異他皆效此。次看

皇子夏四月安葬次早岐夷吞奠大不孫久取

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

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

御事持
岐等與住那日本府吉備臣
字_{アシ}名_{アシ}往赴百濟俱

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旱岐等言日本天

皇所詔者全以復建任那今用何策起建任那

蓋各盡忠奉展聖懷任那旱岐等對曰前再三

迴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畠之旨更告新羅猶

無報答今宜俱遣使往委天皇夫建任那者奚在

太王之意祇承教育誰敢間言然任那境接新

羅恐致阜淳等禍淳等謂日敗加羅言阜聖明

王曰昔我先祖速古主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
阜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弟

冀可恒降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懣而任那
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郡中佐平
麻鹵城方甲肖昧奴等謂加羅會于任那日本
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

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謀計樹立

任那國宜善置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

與不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教儻如使人

未還之際新羅僥倖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

爲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波所導恐致阜淳等禍非新羅自強所能爲也其喙已蒼居加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由是見亡淇南カムヒル_{阿黎志朴}加羅蕞爾ナトサツ狹小不能卒備不知所託由是見亡其阜淳上下勢弱至欲自附納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請援於高麗而攻擊任那與百濟尚不克之新羅安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

并心醫賴天皇任那必起因贈物各有差竹忻而還秋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遣前部奈卒鼻利莫古奈卒宣文中部奈卒沐羽昧縛紀臣奈卒彌麻沙等紀臣奈卒者蓋是因留百濟爲奈卒者也使于安羅召到新羅任那執事謨建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內直通計新羅深責駟之百濟本紀云加不至費直阿燭移那斯佐魯麻都等未詳也乃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主貴首主興故

旱岐等始約和親式爲兄弟於是我也以汝爲子
第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皇俱距強敵安國全
家至于今日言念先祖與舊旱岐和親之詞有
如皎日自茲以降勤修隣好遂敦與國恩踰骨
肉善始有終寡人之所恒願未審何緣輕用浮
辭數歲之間慨然失志古人云追悔無及此之
謂也上達雲降下及泉中贊神乎今改咎乎昔
一無隱匿發露所爲精誠通靈深自克責亦所

宜取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軒克昌堂構
以成勲業也故今追崇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
皇詔勅之詞拔取新羅所折之國南加羅喙已
眷等還屬本貫遷實任那求作父兄恒朝日本
此寡人之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悔往戒今之
所勞想也夫新羅甘言希誑天下之所知也彼
等妄信旣墮入權方今任那境接新羅宜常設
備豈能施析爰恐陷羅誣欺網寃喪國亡家爲

久繫虜寡人念茲勞想而不能自安矣竊聞任
那與新羅運策席際現蜂蛇恠亦衆所知且夫
效祥所以戒行灾異所以悟入當是明天告誠
先靈之徵表者也禍至追悔滅後思興孰云及
矣今汝遵余聽天皇勅可立任那何患不成若
欲長存本土永御舊民其謨在茲可不慎也聖
明主更謂任那日本府曰天皇詔稱任那若滅
汝則無資任那若興汝則有援今宜興建任那

使如舊日以爲汝助撫養黎民謹奉詔勅悚懼
填膺誓効丹誠冀隆任那永事天皇猶如往日
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日日本府復能依詔救助
任那是爲天皇所必褒讚汝身所當賞祿又日
本卿等又住任那之國近接新羅之境新羅情
狀亦是所知毒害任那謨防日本其來尚矣匪
唯今年而不敢動者近蓋百濟遠恐天皇誘事
朝廷僞和任那如斯感激任那日本府者以未

禽任那之間，僞示伏從之狀。願今俟其間隙，諾其不備，一舉兵而取之。天皇詔勅，勸立南加羅哚已蒼非，但數十年而新羅一不聽命，亦卿所知。且夫信敬天皇爲立任那，豈若是乎？恐卿繆輒信其言，輕被謾語，滅任那國，奉辱天皇，卿其戒之勿爲。他欺秋七月百濟遣紀臣奈卒彌麻沙中部奈卒已連來奏下韓任那之政，并上表之。

正讀阿留之奏

四年夏四月百濟紀臣奈卒弥麻沙莘羅之秋九月百濟聖明主遣前部奈卒真牟貴文護德已羽已婁與物部施德麻哿牟莘來獻扶南財物與。二口冬十月丁亥朔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在任那之下韓百濟郡令城主宜附日本府并持詔書宣曰爾屢攜表稱當建任那十餘年矣表奏如此尚未成之且夫任那者爲爾國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茲爾湏早

早建汝若早建任那河內直等河內直已見上文自當止退豈足云乎是日聖明主聞宣勅已歷問三佐乎內頭及諸臣大夫達曰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三佐平等答玄子曰在下韓之我郡令城主不可出之建國之事宜早聽聖勅十二月百濟聖明主復以前詔舊事示群臣曰天皇詔勅如是當復何如社佐平沙室已婁中佐平木弱麻那下佐平木伊貴德卒臯利莫古德卒東城道天德卒木弱昧

淳德卒國雖多奈卒燕比讐那等同議曰臣等稟性愚闇都無智略詔建任那早湏奉勅今宜召任那執事國國早岐等俱謀同計抗表述志又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猶住安羅任那恐難建之故亦并表乞移本處也聖明王曰群臣所議甚稱寡人之心是月乃遣施德高分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玄子言過正且而往聽焉五年春正月百濟國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

府執事俱答言祭神時到祭了而往是月百濟復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日本府任那俱不遣執事而遣微者由是百濟不得俱謀建任那國二月百濟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施德斯那奴次酒等使于任那謂日本府與任那旱岐等曰我遣紀臣奈率彌麻沙奈卒已連物部連奈率用歌多朝謁天皇彌麻沙等還自目委以詔書宣曰汝等宜共在彼日本府早建

良圖副朕所望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從日本來百濟本紀云律守連已麻宣詔勅而奴端而語誤不可正未詳而問任那之政故將欲共日本府任那執事議定任那之政奉奏天皇遣召三迴尚不來到由是不得共論置計任那之政奉奏天皇矣今欲請留津守連別以疾使具申情狀遣奏天皇當以三月十日發遣使於日本此使便到天皇必湏問汝汝日本府卿任那旱岐等各宜發使共我

使人往聽天皇所宣之詔別謂河內直

百濟本紀云河

內遷移那斯麻都而

詔謂未詳斯正也

自昔迄今唯聞汝惡汝先

祖等百濟本記云汝先那于陀移背加騰植岐

未詳

祖等

甲背亦云那歌陀甲背鷦鷯歌岐詠語謂未詳

俱懷姦爲誘說爲歌可君

百濟本記云爲歌岐彌名有非岐

詳俱懷姦爲誘說爲歌可君

甲背亦云那歌陀甲背鷦鷯歌岐詠語謂未詳

專信其言不憂國難乖背吾心縱肆暴虐由是

見逐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

見逐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

日損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

連近村邑由汝行惡當敗任那遂使海西諸國

官家不得長奉天皇之闕今遣奏天皇乞移汝
等還其本處汝亦往聞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旱
岐等曰夫建任那之國不假天皇之威誰能建
也故我思欲就天皇請將士而助任那之國將
士之糧我當湏運將士之數未限若干運糧之
處亦難自史願居一處俱論可不擇從其善將
奏天皇故頻遣召汝猶不來不得議也日本府
荅曰任那執事不赴召者是由吾不遣不得往

之吾遣奏天皇還使宣曰朕當以印歌臣語訛
遣於新羅以津守連遣於百濟汝待聞勅際莫
自勞徃新羅百濟也宣勅如是會聞印歌臣使
於新羅乃追遣問天皇所宣詔曰日本臣與任
那執事應就新羅聽天皇勅而不宣就百濟聽
命也後津守連遂來過此謂之曰今余被遣於
百濟者將出在下韓之百濟郡令城主唯聞此
說不聞任那與日本府會於百濟聽天皇勅故

不往焉非任那意於是任那早岐等曰由使來
召便欲徃參日本府卿不肯發遣故不往焉大
王爲建任那觸情曉示覩茲竹喜難可具申三
月百濟遣奈寧阿亡得文許勢奈寧歌麻物部
奈卒歌非等上表曰奈卒彌麻沙奈卒已連等
至臣蕃奉詔書曰爾等宜共在彼日本府同謀
善計早建任那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
等至臣蕃奉勅書問建任那恭秉來勅不敢停

時爲欲共謀，乃遣使召日本府百濟本記云，遣招焉胡跋蹕蓋

蹕也與任那俱對言新年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俱對言奈時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而由遣微者不得同計夫任那之不赴召者非其意焉是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二人名也。子安羅爲今的臣吉備臣已見上文。姦之所作也。夫任那者以安羅爲況唯從其意安羅人者以日本府爲天唯從其意百濟本記云，以安羅爲今的臣吉備臣父以日本府爲本也。今的臣吉備臣

河內直等咸從移那斯麻都指撫而已移那斯麻都雖是小家微者專擅日本府之政又制任那障而勿遣由是不得同計奏答天皇故留已麻奴蓋是建守連也別遣使迅如飛鳥奉奏天皇假使二人二人者移那也在於安羅多行姦佞任那難建海西諸國必不獲事伏請移此二人還其本處勅喻日本府與任那而圖建任那故臣遣奈寧彌麻沙奈寧已連等副已麻奴跪上表以

聞於是詔曰的臣等等者謂吉備第君往來新

羅非朕心也曩者第五印支弥未詳與阿鹵旱岐在時

爲新羅所逼而不得耕種百濟路迥赤坂不能救急

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朕所曾聞若已

建任那移那斯麻都自然却退豈足云乎伏承

此詔喜懼兼懷而新羅詔正義勝知匪天勅大志新羅春

取喙淳仍擯出我久禮山代毛弓我而遂有之近安羅

處安羅耕種近久禮山處新羅耕種各自耕之

不相侵奪而移那斯麻都過耕他界六月逃去

於印支弥後來許勢臣第六時百濟本記云我留印時時皆支彌之後到既涉臣

未詳新羅無復侵逼他境安羅不善爲新羅逼不得耕種臣嘗聞新羅每春秋多聚兵甲欲襲

安羅與荷山或聞當襲加羅頃得書信便遣將士擁守任那無懈息也頻發銳兵應時往救是

以任那隨序耕種新羅不敢侵逼而奏百濟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

上欺天朝轉成麌佞也。雖然若是尚欺天朝洎

餘虛妄必多有之的臣等猶住安羅任那之國

恐難建立宜早退却臣深懼之佐魯麻都雖是

韓腹位居太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

之之例而今反著新羅奈麻禮冠即身心歸附

於他易照熟觀所作都無怖畏故前奏惡行具

錄聞訖今猶著他服日赴新羅域公私往還都

無所憚夫噪國之滅匪由他也噪國之函跋旱

岐貳心加羅國而內應新羅加羅自外合戰由
是滅焉若使函跋旱岐不爲內應噪國雖妙未
必亡也至於阜渟亦復然之假使阜渟國主不
爲內應新羅招寇豈至滅乎歷觀諸國敗亡之
禍皆由內應貳心人者今麻都等腹心新羅遂
著其服往還且夕陰構姦心乃恐任那由茲永
滅任那若滅臣國孤危思欲朝之豈復得耶伏
願天皇玄鑒遠察速移本處以安任那冬十月

百濟使人奈卒得文奈卒歌麻等罷歸。百濟本

十
奏奈卒得文奈卒歌麻等還自日本日事無他也

十一

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曰遣朝天

皇奈寧得文許勢奈寧晉麻物部奈寧哥非等

還自日本今日本府臣及任那國執事宜來聽

勅同議任那日本吉備臣新羅不旱岐大不孫

久取桑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吳卒麻君斯二岐

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岐旱

公公公

吹嵯早岐仍赴百濟於是百濟王聖明略以詔書示曰吾遣奈卒彌麻佐奈卒巴連奈卒用哥多等朝於日本詔曰早建任那又津守連奉勅問成任那故遣召之當復何如能建任那請各陳謀吉備臣任那早岐等曰夫建任那國唯在大王欲冀遵王俱奏聽勅聖明王謂之曰任那之國與吾百濟自古以來紛爲子第今日本府印岐於謂在任那日既討新羅更將代我又樂

聽新羅虛誕謾語也夫遣印支除於任那者本

非侵害其國未詳往古來今新羅无道食言違信

而滅阜淳股肱之國欲使返悔故遣召到俱承

息詔欲與興繼任那之國猶如舊日永爲兄弟

竊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水要害之地

也吾欲據此脩繕六城謹請天皇三千兵士每

城充以五百并我兵士勿使作困而過懦者久

禮山之五城庶自撥兵降首阜淳之國亦復當

與所請兵士吾給衣糧欲奏天皇其策一也猶

於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欲違背天皇遽斷貢

調之路唯庶魁濟多難堪撲強敵凡厥凶黨誰

不謀附此敵强大我國微弱若不置南韓郡領

城主脩理防護不可以禦此強敵亦不可以制

新羅故猶置之攻逼新羅撫存任那若不爾者

恐見滅亡不得朝聘欲奏天皇其策二也又吉

備臣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猶在任那國者天皇

雖詔建成任那不可得也。請移此四人各遣還其本邑。奏於天皇。其策三也。宜與日本臣任那旱岐等俱奉遣使同奏天皇。乞聽恩詔。於是吉備臣旱岐等曰。太王所述三策亦協愚情而已。今願歸以啟詔日本大臣謂在任那日本之大臣府也安羅王加羅王俱遣使同奏天皇。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歟。十一月越國言於佐渡嶋。北御名部之磯岸。有肅慎人乘一舟船而淹。

留春宴捕魚充食。彼嶋之人言非久也。亦言鬼魅不敢近之。鳴東禹武邑人採拾椎子爲欲熟。著灰裏炮其皮甲化成二人。飛騰火上一下。餘許經時相鬪。邑人深以爲異。取置於庭。亦如前飛相鬪。不已有火石云。是鬼火必爲鬼鬼所迷惑。不久如言。被其抄掠。於是肅慎人移就瀨河浦。浦神嚴忌。人不敢近。渴飲淇水死者且半。骨積於巖岫。俗呼肅慎隈也。

六年春三月遣膳臣巴提便使于百濟夏五月

百濟遣奈卒其凌奈卒用歌多施德次酒等上

表秋九月百濟遣中部護德菩提寺使于任那

贈吳財於日本府臣及諸旱岐各有差是月百

濟造丈六佛像製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功德

甚大今敬造以此功德願天皇獲膳善之德天

皇所用弥移居國俱蒙福祐又願普天之下一

切衆生皆蒙解脫故造之矣冬十一月膳臣巴

提使還自百濟言臣被遣使妻孥相逐去行至
百濟濱濱海也日晚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
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迹臣乃帶刀擐甲尋
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絲綸劬勞陸海櫛風沐雨
嚮誰班荆者爲愛其子令紹效業也惟汝威神
愛孚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不畏亡命欲報
故來既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使忽申左
手執其虎舌右手刺殺剥取皮還是歲高麗大

亂被誅殺者衆百濟本記云十六月甲午高麗戰鬪細羣敗不解兵三日盡捕誅細羣子孫戊戌伯鶴香野上拜靈也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丙午百濟使人中部奈卒已連等罷歸仍賜以良馬士十四船一十雙夏六月壬申朔癸未百濟遣中部奈卒掠葉禮等獻調秋七月倭國今來郡言於五年春川原民直宮官登樓眺望乃見良駒紀伊國魚皆驥兒名詔登樓眺望乃見良駒紀伊國魚皆驥兒之子也影高鳴輕超母脊就而買取龍養兼年及壯鷁

驚龍奮別輩越群服御隨馳驟合度超渡大內立之壑十八丈焉川原民直宮檜限邑人也是歲高麗大亂凡鬪死者二千餘百濟本記云丙午立彌夫婦子爲主年八歲猶在有三夫久武夫人無子中夫人人生其子其弟氏龐羣也小夫人生子其舅氏細羣也及猶王疾篤細羣龐羣各欲立其夫人之子故細羣死者二千餘人也

八年夏四月百濟遣前部德卒真慕宣文奈卒歌麻等乞救軍仍頃下部東城子言代德卒攻

休麻那

九年春正月癸巳朔乙未百濟使人前部德寧直慕宣文等請罷因詔曰所乞赦軍必當遣救宜速報王斐四月壬戌朔甲子百濟遣中部杆寧掠葉禮茅奏曰德寧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所乞赦兵應時遣送祇美息詔嘉慶無限然馬津城之役正月辛丑高麗卒衆圍馬津城虜謂之曰由安羅國與日本府招來勸罰以事准況寔當相似然三

遇欲審其言遣召而並不來故深勞念伏願可畏天皇西蕃皆稱日本天皇爲可畏天皇先爲勘當暫停所乞赦兵待臣遣報詔曰式聞程奏爰覲所憂日本府與安羅不救隣難亦朕所疾也又復密使于高麗者不可信也朕命即自遣之不命何容可得顧王開襟緩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共任那依前勅戮力俱防北敵各守所封朕當遣送若于人充實安羅逃亡空地六月辛酉朔壬戌

遣使詔于百濟曰德卒宣文取歸以後當復何

如消息何如朕聞汝國爲泊賊所害宜共任那

策勵同謀如前防距閏七月庚申朔辛未百濟

使人掠棄禮等罷歸冬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

百濟助築城於得爾宰

十年夏六月乙酉朔辛卯將德文貴固德馮次

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处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

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朔庚寅遣使詔于百濟

本記云三月十日辛酉日本日朕依將德久

使臣阿比多卒三舟來至都下

中思欲俱情冀將盡抱大市願歸後如常無異

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使之又復聞奈卒馬武是

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爲王佐

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

爲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

矢三十具庶防下處夏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
本王入方欲還之賴濟本紀云四月丁晉辰日本阿比多還也百濟
王聖明謂王人曰任那之事奉勑堅守近那斯
麻都之事問與不問唯從勑之因獻高麗奴六
口別贈王人奴皆政爾林所貽奴也乙未百濟遣中
部奈卒皮久行下部他德灼干那等獻舶屬十
口

十二年春三月以麥種一千斛賜百濟王是歲

百濟聖明王親率衆及二國兵二國謂新羅任那也往伐
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討平壤凡六郡之地
復故地

十三年夏四月箭由珠勝大兄皇子薨五月戊
辰朔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卒木弱今
墩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籍
并勢謀滅臣國與任那故謹求請赦兵先攻不
意軍之多少隨天皇勅詔曰今百濟王安羅王

加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

共任那并心一力猶尚若效必蒙上天擁護之

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冬十月百濟聖明主

更名聖王遣西部姬氏達卒怒喇斯致契等獻釋迦

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

流通禮券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

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

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

意寶逐所湏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初願
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
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喇
斯致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
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
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安乃歷問
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看可禮以
不蘿我大臣縉目宿徐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

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太連尾輿中臣連
繆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
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祭爲事方今改改舊
神家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宜付情願人稻自宿
祿試令禮大臣大臣大臣路受而惄悅安置小農田家
憇脩出世業爲因淨捨向原家爲寺於後國行
疫氣民致友殘久而愈多不能治療物部太連
尾輿中臣連繆子同奏曰昔日不湏臣計致斯

病死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弃憇求後
福天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弃難波堀江
復縱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於是天無風雲忽
穴太殿是歲百濟棄漢城與平壤新羅因此入
居漢城今新羅之牛頭坊尼彌方也未詳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乙亥百濟遣上部德卒
斜野次酒杆壘禮塞敷等乞軍兵戊寅百濟使
人中部杆壘木弱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茅罷

歸夏五月戊辰朔河內國言泉郡第渟海中有
梵音震響若雷聲光彩晃曜如日色天皇心異

之遣溝邊直此但曰直不書名字是傳寫誤失矣入海求訪是

月溝邊直入海果見樟木浮海玲瓏遂取而獻

天皇命畫土造佛像二軀今吉野寺放光樟像

也六月遣內臣名使於百濟仍賜良馬二疋同

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勅云所請軍者隨

主所須別勒醫博士屬博士等宜依番

下令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
代又ト書曆本種種藥物可付送秋七月辛酉
朔甲子辛樟勾官蘿我大臣縉目宿祢奉勅遣
王辰爾數錄船賦即以王辰爾爲船長因賜姓
爲船史今船連之先也八月辛卯朔丁酉百濟
遣上部奈卒科野新羅下部因德汝休帶山等
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卒次酒任那
大夫某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

草之仰耕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泊國通謀云
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
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庶先日本
兵未發之間伐耽安羅純日本路其謀若是臣
等聞茲深懷危懼即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謂伏
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
固海表移移居也若遲晚者噬臍無救矣所遣
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

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疏冷無之少別的
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餗勤修庶務由
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不
諱云已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
天慈連遣其代以鎮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
弓馬自古迄今愛之天皇以禦強敵伏願天慈
多覩弓馬冬十月庚寅胡己酉百濟王子餘昌
明主子盛也悉發國中兵向高麗國築百合野塞

眠食軍土是夕觀覽鉅野墳腰平原渺遙入跡
罕見犬聲濃闇俄而儻忽之際聞鼓吹之聲餘
昌乃大驚打鼓相應通夜固守凌晨起見曠野
之中霍如青山旌旗充滿會明有著頸鎧者一
騎挾鏡者鏡字未詳一騎耽狗星者二騎并五騎連
響到來問曰少兒等言於吾野中客人有在何
得不迎禮也今欲早知與吾可以禮問答者姓
名年位餘昌對曰姓是同姓位是杆卒年二十

九矣百濟反問亦如前法而對荅焉遂乃立標
而合戰於是百濟以鋒刺隨高麗勇士於馬斬
首仍刺舉頭於鋒末還入示衆高麗軍將憤怒
益甚是時百濟歡叫之聲可裂天地復其偏將
打鼓疾鬪追却高麗王於棟聖山之上

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甲午立皇子渟中倉太
珠軫尊爲皇太子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弱施德
文次前部施德曰祐分麾等於筑紫諸內臣佑

伯連等曰德卒次酒杆卒塞敦等以去年閏四月到來云臣等臣等者謂之內臣也以今年正月到如此禮而未藩來不也又軍數幾何願聞若干頃治營壁別詣方聞奉可畏天皇之詔未詣筑紫看迷賜軍聞之歡喜無能比者此年之役甚危於前願遣賜軍使逮正月於是內臣奉勅而若報曰即命遺助軍數一千馬一百疋船四十隻五月百濟遣下部杆卒將軍三貴上部奈卒物

部鳥等乞赦兵仍貢德卒東城乎莫古代前番奈卒東城乎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馮丁安增曇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別奉勅貢駕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主保孫醫博士奈卒王有凌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德三介季德已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三月丁亥朔百濟使久中部木羽施德文次等罷歸夏五月丙戌朔戊子內

臣卒舟師詣于百濟冬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

卒汝斯汗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

倭臣等任那諸國旱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畏

天皇與宿同心欲殘滅海比於移居臣等共議

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

至臣師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

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哥武

連領其方軍士攻巫山城有至臣取將來民筑

燿物部莫奇委沙竒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

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彌別

奏若祖斯羅者有至臣取將軍士亦可足矣今

猶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

嶋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

奏臣別遣軍士萬人助任那并以奏聞今事方

急草船遣奏但奉好錦二疋一領斧三百

匹及取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餘昌

謀伐新羅。耆老諫曰：「天未與懼禍，及餘昌曰：「老矣，何怯也！」我繩太國有拘讞也，遂入新羅國築**久陀牟羅塞**。其父明王憂慮餘昌長苦行陳久，廢眠食。父慈多關子孝，希成乃自往迎慰勞。新羅聞明王親來，悉發國中兵，斷道擊破。是時新羅謂佐知村飼馬奴苦。更名智曰：「苦都賤奴也。」明主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冀傳後世，莫忘於口。已，即苦都乃獲明王，再拜曰：「請斬王首。」明

王對曰：「王頭不答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取鹽，雖曰國王當受奴手。」一本云：明主乘勝，解脫力於谷。知令明主仰天大息涕泣許諾曰：「寡人每念常痛人骨髓，願計不可。苟活，乃延首受斬。」苦都斬旨而殺，塚坎而埋。一本云：新羅葬理明王，頭脣而埋。明主骨於北巖，餘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下名此處曰都經。餘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土卒惶惶不知所圖。有能射人筑紫國造進而彎弓，射落新羅騎卒。最勇者發箭之利。

通取乘鞍前後橋及其被甲領會也復續發箭
如雨於屬不懈射却圍軍由是餘昌及諸將等
得從間道逃歸餘昌讚國造射却圍軍尊而名
曰鞍橋君鞍橋此云於是新羅將等具知百濟
疲盡遂欲謀滅無餘有一將云不可日本天皇
以任那事屢責吾國况復謀滅百濟官家必招
後患故止之

十六年春二月百濟王守餘昌遣王守惠王子惠者

威德主奏曰聖明主爲賊見殺十五年爲新羅
之冤也奏曰聖明主爲賊見殺十五年爲新羅
天皇聞而傷恨迺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
臣問王守惠曰爲當欲留此間爲當欲向本鄉
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冀報考王之讐若無哀
憐多賜兵糧雪垢復讐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
不往命是從俄而蘊我臣聞訊曰聖主妙達天
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保安寧統領海
西蕃國千年萬歲奉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畢

遐與永無歸即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凡
在會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
術用鎮國家惠報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
計何況禍福所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
在天皇太泊瀨之世汎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
舛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迺
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
當國家謐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往救取以社

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割半之代草木言
語之時自沃降淵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
輶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示神靈
國可謂盛汝當莫忘秋七月己卯朔壬午遣蘿
我大臣稻目宿祿穗積船弓臣等使子吉備五
郡置白猪也倉八月百濟餘胄謂臣等曰少許
今願奉爲考王出家脩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
王欲得出家修道者且奉教也嗟夫前慮不定

後有大患誰之過歟夫百濟國者高麗新羅之
競爭欲滅自始開國迄于是歲今此國家宗社授
何國鑾湏道理分明應教縱使能用耆老之言
宜至於此請悛前過無勞出詔如欲果願頒度
國民餘昌對曰諾即就圖於臣下臣下遂用相
議爲度百人多造幡蓋種種切德云云

十七年春正月百濟王宇惠請罷仍賜兵仗良
馬甚多亦頗賞祿衆所欽歎於是遣阿倍臣佐

伯連播磨卒筑紫國舟師衛送達國別遣筑
紫大君百濟本記云筑紫君兒少中君弟卒勇士一千衛送於
氏津名因令守津路要官之地春秋七月甲戌
朔已卯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備前兒嶋
郡置屯倉以葛城山田直瑞乎爲田令田令此
歌冬十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倭國高
市郡置韓人大身大身狹屯倉言韓人者高麗人小
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百濟也本云以處處韓人爲大身狹屯倉

甲部高麗人爲小身使也。翁田部是即久
韓人高麗人爲田部故因爲屯翁之號也。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朔百濟王宇餘昌嗣立是

爲威德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新羅遣於至已知奈未獻調賦，卿賜，邇常奈未喜歡而罷。曰調賦使者國家之重貴而私議之，輕賤行李者百姓之重，懸命而選用之，取罪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差良家子爲使者不可以卑賤爲使。

二十二年新羅遣久禮。叱及伐汗貞調賦同賓饗遇禮數減常及伐汗忿恨而罷。是歲復遣奴必太哈獻前調賦於難波太郡欽綈。諸蕃掌客額由部連葛城直等被列于百濟之下而引導太舍怒還不入館舍乘船歸至穴門於是脩治穴門館太舍問曰爲誰客造工丘河內馬飼首押勝歎紹曰遣問西方無禮使者之取停宿處也大舍還國告其取言故新羅築城於阿羅波

斯山以脩日本

日本紀

卷之九

三十七

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二十本云
年任那滅焉。越言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
二岐國多羅國卒麻國古嗟國子他國散半下
國乞答國給禮夏六月詔曰新羅西送小鬼送
國給十國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誅殘
我郡縣我氣長。是姫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勑
營群庶饗育萬民哀新羅耶窮見歸全新羅王
將戮之首授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

冬十月

庚辰

難

我氣長足姫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
怨而新羅長戰強弩凌威任那距牙鈞爪殘唐
舍靈剝肝斬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
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力極猶既屠且膾豈有
卒土之賓謂爲王臣下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孰
忍聞此而不憚心况乎太子大臣蹶趺夢之親
泣血銜冤寄當蕃屏之任塵頂至踵之恩世受
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歷瞻抽腸共

朱行游遊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讐則訖有
根臣子之道不成是月或有讚馬飼首歌依曰
歌依之妻逢臣讚岐鞍轡有異熟而熟視皇后
御鞍也即收廷尉鞫問極切馬飼首歌依乃揚
言誓曰虛也非實若是實者必被天灾遂因苦
問伏地而死死未經時急於殿廷尉收縛其
子守石與中瀨水守右名瀨上至下水也將投火中火爲
刑蓋古
之制咒曰非吾子投兜訖欲投火守右之母初
也

請曰投兒火裏大穴果臻請付祝人使作神奴
乃依母請許波神奴秋七月己巳朔新羅遣使
獻調賦其使人知新羅滅任那恥背國恩不敢
請罷遂留不歸本土例同國家百姓今河內國
更荒郡鷗鷺野邑新羅人之先也是月遣太將
軍紀男麻呂宿祿將兵出哆喇副將河邊臣瓊
走出居曾山而欲問新羅攻任那之狀遂到任
那以薦集部首登弭遣於百濟約東軍計登弭

仍宿妻家落，即書弓箭於路。新羅具知軍計，卒起太兵尋屬敗。元乞降歸附紀男麻呂宿，祿取勝旋師入百濟。管令軍中曰：「夫勝不忘敗，安心慮危。」古之善教也。今更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况復平安之世，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武備，不以已宜深警戒。務崇斯令，士卒皆委心而服事。至河邊臣瓊主獨進轉鬪取而皆救新羅，更舉白旗投兵降首。河邊臣瓊主遁逃新羅，鬪將手持鈎戟追至城洫，運戟擊之手彥因騎駿馬超渡城洫，僅以身免。鬪將臨城洫而歎曰：「父湏尼自利！」此新羅語。未詳也。於是河邊臣遂引兵退，急營於野。於是士卒盡相欺譖，莫有遵義聞，將自就營中。悉生虜河邊臣瓊主等及

正

元不暇，俱對舉白旗，空示獨進新羅鬪將曰：「將軍河邊臣今欲降矣。」乃進軍逆戰，盡銃焉。攻破之前鋒，取傷甚，棄國造手彥自知難救，棄軍遁逃新羅，鬪將手持鈎戟追至城洫，運戟擊之。手彥因騎駿馬超渡城洫，僅以身免。鬪將臨城洫而歎曰：「父湏尼自利！」此新羅語。未詳也。於是河邊臣遂引兵退，急營於野。於是士卒盡相欺譖，莫有遵義聞，將自就營中。悉生虜河邊臣瓊主等及

其隨婦于時父子夫婦不能相恤鬪將問河邊
臣曰汝命與婦孰與尤愛答曰何愛丁女以取
禍乎如何不過命也遂許爲妾鬪將遂於露地
斬其婦女婦女後還河邊臣欲就談之婦人甚
以慟恨而不隨曰昔君輕賣妾身今何面目以
相遇遂不肯言是婦人者坂本臣女曰甘美媛
同時取虜調吉土伊企儺爲入勇烈終不降服
新羅鬪將拔刀欲斬逼而脫褲追令以扇醫向

日本大號叫叫也曰日本將齧我臍アカ即號叫
曰新羅王唱我臍雖被苦逼尚如前叫由是
見殺其子舅子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儺辭有難
糞皆如此由此特爲諸將帥取痛惜其妻太葉
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
餘陀致底於譖磨故幡比領中例南囉湏母耶魔等
陸武岐底或有和曰柯羅俱尔能基能陪餘陀
陀志於譖磨大集子故幡比禮甫羅湏於喻那你婆陸

武岐向樂波

底八月

天皇遣

太將軍

太伴連

狹寺彥

領

兵數

萬伐

于高麗

狹寺彥乃用

百濟

計打破

高

麗數萬伐于高麗

狹寺彥乃用

百濟

計打破

高

麗其王踰牆而逃

狹寺彥遂乘勝以入官

盡得

珍寶

化財

賂七織帳鐵屋

還來

高麗

西高樓上織帳

張於高麗

以七織帳奉獻於天皇

以甲二領金

鏹刀二口

銅錢鍾三口

五色幡二竿

美女二女

媛名

地并其從女吾申守送於蘿我稻目宿林木臣

於是大臣遂納二十女以爲妻居輕曲殿

長安寺

王內寢

以高麗

以七織帳奉獻於天皇

以甲二領金

鏹刀二口

銅錢鍾三口

五色幡二竿

美女二女

媛名

地并其從女吾申守送於蘿我稻目宿林木臣

於是大臣遂納二十女以爲妻居輕曲殿

長安寺

是寺不知在何國

一本云十一年

太伴狹寺彥

連共百濟國駕都

高麗王陽

於比津留都

冬十月

新羅遣使

獻并頃調賦

使人悉知國

家憤新羅滅任那

不敢請罷恐致刑戮不歸本

土例同百姓今攝漢國三嶋郡壇盧新羅人之

先祖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

高麗人頭霧喇耶陞等投化

於筑紫置山背國今畠原奈羅山村高麗人之

先祖也

二十八年郡國大水飢或人相食轉傍郡穀以
相救

三十年春正月辛卯朔詔曰量置田部其來尚
矣年官事本末鋪十餘脫籍免課者衆宜遣膽津膽津者王辰爾
之也檢定白猪田部丁籍夏四月膽津檢閱白
猪田部丁者依詔定籍果成甲戶天皇嘉膽津
定籍之切賜姓爲白猪史尋并甲令爲瑞子之

瑞子

三十一年春三月甲申朔蘇我太臣稻目宿於
薨夏四月甲申朔乙酉幸泊瀨柴籬宮越人江
渟近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火辛苦風浪迷失
浦津任水漂流忽到着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
詔曰朕美帝葉若干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
苦漂溺尚全性命豈非微猷廣被至德魏魏仁
化傍通洪恩蕩蕩者哉有司宜於山城國相樂
郡起館淨治厚相資養是月乘輿至自泊瀨柴

離宮遣東漢氏直糠兒葛城直難波迎召高麗
使人五月遣膳臣僕守於越饗高麗使云嗣施
部古太使審知膳臣是皇華使乃謂道君曰汝非天皇果如我疑汝旣伏矣膳臣倍復足知百姓而前詐余取調入已宜速還之莫煩飾語膳臣聞之使人探索其調具爲與之還京復命秋七月壬子朔高麗使到于近江是月遣許勢臣猿與吉士赤鳩發自難波津控引船於狹狹波山

而裝飾船乃往迎於近江北山遂引入山背藪械館則遣東漢坂上值于麻呂錦部首太右以爲守護更餐高麗使者於相樂館
三十二年春三月戊申朔壬子遣坂田耳子即君使於新羅問往那滅由是月高麗獻物并表未得呈奏經歷數旬占待良日夏四月戊寅朔壬辰天皇寢疾不豫皇太子向外不在驛馬召到引入卧内執其手詔曰朕疾甚以後事屬汝

汝須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無恨之是月天皇遂崩于內寢時年若干五月

殯于河內祐肺秋八月丙午朔新羅遣予使未

比号失消等奉哀於殯是月未比号失消等罷

九月葬于檜隈坂合陵

土平數丈因

日本書紀第十九 正終山夢良人中

御子也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

敬達天皇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第二
子也母曰石姬皇后石姬皇后武小廣天皇不
信佛法而愛文史二十九年立爲皇太子三十
一年四月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崩

元年夏四月壬申朔甲戌皇太子即天皇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是月官于百濟大井以物部弓

汝須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
無恨之是月天皇遂崩于內寢時年若干五月
殯于河內祐市秋八月丙午朔新羅遣予使未
叱号失消等奉哀於殯是月未叱号失消等罷

九月葬于檜隈坂合陵

日本書紀第十九

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

敬達天皇

渟中倉太珠敷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第二
子也母曰石姐皇后石姐皇后辟小廣天皇不
信佛法而愛文史二十九年立爲皇太子三十
二年四月天國排開廣庭天皇崩

元年夏四月壬申朔甲戌皇太子即天皇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是月官于百濟大井以物部弓

脩守屋大連爲大連如故以蘇我馬子宿於爲
大臣五月壬寅朔天皇問皇子與大臣曰高麗
使人今何在大臣奉對曰在於相樂館天皇聞
之傷惻極甚愀然而歎曰悲哉此使人等名旣
奏聞於先考天皇矣乃遣群臣相樂館檢錄取
獻調物令送京師丙辰天皇執高麗表疏授於
大臣召聚諸史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內
皆不能讀爰有舟史祖王辰亦能奉讀釋由是

天皇與大臣俱爲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
汝若不愛於學誰能讀解宜從今始近侍殿中
既而詔東西諸史曰汝等取習之業何故不就
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
字隨羽黑旣無識者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辨
眞羽悉寫其字朝庭悉異之六月高麗太使謂
副使等曰磯城嶋天皇時汝等違吾取議被欺
於他妄分國調轉與微者豈非汝等過歎其若

我國王聞必誅汝等副使等自相謂之曰若吾等至國時太使顯道吾過是不祥事也恩欲偷殺而斷其口是夕謀泄太使知之裝束衣帶獨自潛行立館中庭不知聚計時有賊一人以杖出來打太使頭而退次有賊一人直向太使打頭與手而退太使尚嘿然立地而拭面血更有賊一人執刃急來刺太使腹而退是時太使恐伏地猝後有賊一人既殺而去明日領客東漢

坂上直子麻呂等推問其由副使等乃作矯詐曰天皇賜妻於太使太使違勅不受無禮茲甚是以臣等爲天皇殺母有司以禮收葬秋七月高麗使人罷帰是年太歲壬辰

二年夏五月丙寅朔戊辰高麗使入泊于越海之岸破船溺死者衆朝庭猜頻迷路不饗食放還仍勅吉備海部直難波送高麗使秋七月乙丑朔於越海岸難波與高麗使等相識以送使難

波船以大嶋首盤日狹立首間狹令乘高麗使
船以高麗二人令乘送使船如此互乘以備
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畏波浪
執高麗二人擲入於海八月甲午朔丁未送使
難波還來復命曰海裏鯨魚大有遮鬱船與櫛
櫂難波等恐魚吞船不得入海天皇聞之識其
謾語駁使於官不放還國

三年夏五月庚申朔甲子高麗使人泊于越海

之岸秋七月己未朔戊寅高麗使人入京奏曰
臣等去年相逐送使罷帰於國臣等先至臣蕃
臣蕃即准使以之禮禮饗大嶋首盤日等高麗
國王別以厚禮禮之既而送使之船至今未到
故更謹遣使入并盤日等請聞臣使不來之意
天皇聞即數難波罪曰欺誑朝庭一也濶殺戮
使二也以茲大罪不合放還以斷其罪冬十月
代子朔丙申遣蘇我馬子大臣於吉備國增益

白猪中倉與田部即以田部名籍授于白猪史
贍律戊戌詔船史壬辰余饗牛賜姓爲津史士

丁酉新羅遣使進調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甲子立息長真子玉女廣
那爲皇后是生一男二女其一曰押坂彦人大
兄皇子更名麻呂古皇子其二曰迷登皇女其三曰菟
道磯津貝皇女是月立一夫人春日臣仲君女
曰老好君夫人更名藥也生三男一女其一曰難

波皇孕其二曰春日皇孕其三曰桑田皇女其
四曰大流皇孕次采女伊勢大鹿首小熊女曰
菟名乎夫人生太姬皇女更名櫻井皇女與糠手姬皇
女更名田村皇女二月壬辰朔馬子宿祢大臣還于京
師復命屯倉之事乙丑百濟遣使進調多益恒
歲天皇以新羅未建任那詔皇孕與大臣曰莫
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吉士譯

語彥使於百濟。六月新羅遣使進調多益常例。

并進多多羅湏奈羅和陀蠻鬼四邑之調。是歲

命トス者占海部王家地與絲井王家地卜使襲

吉遂營宮於譯語田是謂幸玉宮。冬十一月皇

右廣姬薨

神廿二年

五年春三月己卯朔戊午有司請立皇后詔立
豊御食炊屋姬尊爲皇后是生一男五女其一
曰菟道貝鮒皇女更名菟道磯是嫁於東宮聖

德其二曰竹田皇子其三曰小艱由皇女是嫁
於彦人太兄皇女其四曰鷦鷯守皇女更名輕
其五曰尾張皇子其六曰田眼皇女是嫁於息
長足自廣額天皇其七曰櫻井弓張皇女

六年春二月甲辰朔詔置日祀部私部夏五月
癸酉朔丁丑遣大別王與小黑吉士宰於百濟
國王之命爲使三韓自稱爲宰言宰於韓蓋古之典乎如今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詳前出也冬十一月庚午朔百濟國王付還使大別

王寺麁經論若干卷并律師禪師比丘尼兜禁
師造佛土造寺土六人遂安置難波大別玉寺
七年春三月戊辰朔壬申以菟道皇女侍伊勢
祠即街池邊皇子事顯而解

八年冬十月新羅遣枳叱政奈未進調并送佛
像

九年夏六月新羅遣安刀奈未失消奈未進調
不納以還之

十年春潤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由是召其
魁師綾糟等魁師者大詔曰惟你蝦夷者大足
人也詔曰惟你蝦夷者大足
彥天皇之世合殺者臣應原者赦今朕遵彼前
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懼然恐懼乃下泊瀨
中流面三諸岳漱水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
後父子孫孫古語云生兒用清明心事奉天
國等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絕滅臣種
矣

十一年冬十月新羅遣安力奈未失消奈未進
調不納以還之

十二年秋七月丁酉朔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
世新羅滅新羅滅我內官家也內官家之國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二十三年住那爲新羅前滅故云新羅滅先考天皇謀復住那不果而崩我內官家也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住那今在百濟火肆北國造阿利斯登于連寧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

吉備海部直羽嶋喚於百濟冬十月紀國造押
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百濟國主奉惜日
羅不肯聽上是歲復遣吉備海部羽嶋召日羅
於百濟羽嶋既之百濟欲先私見日羅獨自向
家門底俄而有家裏來韓婦用韓語言以汝之
根入我根內即入家去羽嶋便覺其意隨後而
入於是日羅迎來把手使坐於座密告之曰僕
竊聞之百濟國主奉疑天朝奉遣臣後留而弗

還取以奉惜不肯奉進宜宣勅時現嚴猛色催
急召焉羽嶋乃依其計而召日羅於是百濟國
主怖畏天朝不敢違勅奉遣以日羅恩疊德爾
余怒哥奴知參官施師德率次呀德水半斯若
千人日羅等行到吉備兒嶋屯倉朝庭遣太伴
糠手子連而慰勞焉復遣太夫等於難波館使
訪日羅是時日羅被甲乘馬到門廊下乃進廳
前進退跪拜難恨而曰於檜隈宮御寓天皇之

世我君太伴金村太連奉爲國家使於海夷大
韓此國造刑部鞏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寧日
羅聞天皇召恐畏來朝乃解其甲奉於天皇乃
營館於阿斗桑市使往日羅供給隨欲復遣阿
倍目臣物部贊子連太伴糠手子連而問國政
於日羅日羅對言天皇取以治天下政要須護
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故今會議者仕奉
朝外臣連二造者國下及百姓悉皆饑富

令無取之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使民不憚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每津刻置使觀客人令生恐懼爾乃以能使使於百濟召其國王若不來者召其太佐平王守恭來即自然心生欽伏後應問罪又奏言百濟人謀言有船三百欲請筑紫若其實請宜陽賜予然則百濟欲新造國必先以女人小子載船而至國家望於此時壹岐對馬多置伏兵俟至而殺莫翻被許

每於要害之堅築壘塞矣於是恩寧參官臨罷國時舊本以恩寧爲一人參官爲一人也竊語德爾等言計吾過築紫許涉等偷殺日羅者吾具白王當賜高爵身及妻子垂榮於後德爾余奴皆聽許焉參官卒遂發途於血鹿於是日羅自桑市村遷難波館德爾等晝夜相計將欲殺時日羅躬光有如火燄由是德爾等恐而不殺遂於十二月晦俟失光殺日羅更蘊生曰此是我駕使奴等

取爲非新羅也言畢而死是時有新羅天皇

是時有新羅故云爾也

天皇

詔贊子木連糠子子連令收葬於小郡西畔丘

前以其妻子水手寺居于石川於是木伴糠子
子連議曰聚居一處恐生其變乃以妻子居于
石川百濟村水手寺居于石川大伴村收縛德
爾寺置於下百濟阿田村遣數木夫推問其事
德爾寺伏罪言信是恩孽參官教使爲也僕寺
爲人之下不敢違矣由是下獄復命於朝庭乃

遣使於葦北悉召日羅眷屬賜德爾寺任情
罪是時葦北君寺受而皆殺投跡賣鳴蓋姬鳴
也日羅移葬於葦北於後海畔者言恩孽之船
被風沒海參官之船漂泊津嶋乃始得歸

十二年春二月癸巳朔庚子遣難波吉土木蓮
子使於新羅遂之任那秋九月從百濟來鹿深

臣闕名有弥勒石像一軀佐伯連闕名有佛像

一軀是歲蘇我馬子宿祢請其佛像二軀乃遣

鞍部村主司馬達寺池邊直水田使於四方訪覓修行者於是唯於播磨國得僧還俗者名高麗惠便大臣乃以爲師令度司馬達寺汝鳴曰善信尼年十又度善信尼弟子二人其一漢人夜菩ホカ之女豊女名曰禪藏尼其二錦織臺家世之女石女名曰惠善尼盧此云馬子猶依佛法崇敬三尼乃以三尼付米田直與達寺令供衣食經營佛殿於宅東方安置弥勒石像屈請三尼大管

會設齋此時達寺得佛舍利於齊食上以舍利獻於馬子宿祢馬子宿祢試以舍利置鐵質中振鑑鎚打其質與鎚悉被摧壞而舍利不可摧殿又投舍利於水舍利隨心取願浮沈於水由是馬子宿祢池邊水由司馬達寺保信佛法修行不懈馬子宿祢亦於石川宅脩治佛殿佛法之初自茲而作

十四年春二月戊子朔壬寅蘿我大臣馬子宿

祿起塔於大野丘北太會設齋即以達等取獲
舍利藏塔柱頭辛亥蘇我大臣患疾問於卜者
卜者對言崇於父時取祭佛神之心也大臣即
遣子弟奏其占狀詔曰宜依卜者之言祭祠父
神大臣奉詔禮殊石像乞延壽命是時國行疫
疾民死者衆三月丁巳朔物部弓削守屋太連
與中臣勝海太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考
天皇及於墜下疫疾流行國民可絕豈非專由

蘿我臣之興行佛法歎詔曰灼然宜斷佛法丙
戌物部弓削守屋太連自詣於寺踞坐胡床砍
倒其塔縱火燔之并燒佛像與佛殿既而取取
燒餘佛像令棄難波掘江是日無雲風雨大連
被雨衣訶責馬子宿祿與從行法侶令生殿辱
之心乃遣佐伯造御室間礙也喚馬子宿祿取
供善信等尼由是馬子宿祿不敢違命惻愴嘵
泣喚出尼等付於御室有司便奪尼等三衣禁

日文
七
金
鑽楚撻海石榴市亭天皇思建任那差坂田耳
子王爲使屬此之時天皇與大連率患於瘡故
不果遣詔橘豐白皇子曰不可違背考天皇勅
可勤修乎任那之政也又發瘡死者充盈於國
其患瘡者言身如被燒被打被摧啼泣而死老
少竊相謂曰是燒佛像之罪矣夏六月馬子宿
徐奏曰臣之疾病至今未愈不蒙二王寶之力難
可救治於是詔馬子宿徐曰汝可獨行佛法宜

斷餘人乃以三尼還付馬子宿徐馬子宿徐受
而歡悅嘆未曾有頑禮三尼新營精舍迎入供
養或本云物部弓削守屋大連大三輪逆君中
臣饗余連俱謀滅佛法欲燒寺塔并棄佛像
馬子宿徐諭而不從秋八月乙酉朔己亥天皇病
于太殿是時起殯宮於廣瀨馬子宿徐大臣佩
刀而誅物部弓削守屋太連吟然而哭曰如中
猶箭之雀鳥焉次弓削守屋太連手脚搖震而
驚驚震也馬子宿徐大臣咲曰可憇矣自是

二臣アツミ徽ヒサシ生ニナス懸恨ハシラフ三輪君迷使アヘテ隼人スルメイ相距シヤク於殞處スルツ
穴總部アメガラバ皇子欲取天下アメラタマタマニシス發憤稱ハシラフ曰何故事カクジ死スル王ウエハシ
之庭弟事ミコトノヨシ生ニナス王ウエハシ之所シロコト也キミ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

又

而アリ燒スル未アタマ曾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三ミツ口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而アリ燒スル未アタマ曾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三ミツ口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

而アリ燒スル未アタマ曾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三ミツ口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而アリ燒スル未アタマ曾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三ミツ口アタマ不アタマ通アタマ

